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四十四　五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趙由青

謄録監生臣葉世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四十四

宋 李明復 撰

昭公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謝湜曰季氏家臣南蒯以費叛故叔弓圍費不書叛者書圍則邑叛可知也家邑而至於圍之則上失制御由此見矣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物之常理也下之

不卒上之所以弱也故周之衰也其始諸侯制天子其次大夫制諸侯又其次家臣制大夫

胡安國曰費内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强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

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内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謝湜曰楚靈勞師遠伐國人厭苦内外離心故公子比乘楚空虚挾晉之力入有其國比以惡入而書曰歸楚者罪楚靈之失人心也比之歸也内襲楚子之位以令國人外撕師徒以攜楚子之衆由是楚靈以

千乘之勢不得返國而死於乾谿虔非遇弒而書曰比弒者著比入為首惡而致君於難也

胡安國曰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覦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弒立固非比之君

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晉於欒盈是也臣不以爲君則公子鱄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禄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累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羇待比以國底禄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君

臣之義也或曰虔弑郏敖以立比之獲罪宜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比事之變也為此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肸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

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呂祖謙曰楚靈在當時最號強暴無道然當時得以威行於中國雖終於滅亡然飛揚強大尚至於十四年蓋靈雖是無道其間亦有一二件好處且如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當楚靈為王子時與穿封戌爭囚鄭皇頡戌操戈欲逐王子圍可謂仇讎之人今既即位不惟不報其讎及滅陳又封之為陳公

如此等事正如齊桓公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晉文忘斬袪之讎而用寺人披異世一揆此皆與桓文暗合處若是他全不是無道時雖凶威悪焰足以憑陵諸侯如何過得十四年惟其間有一二件與賢君暗合處故當時雖以無道行之猶可以支持十餘年大抵天下之道最不可須臾離如穿封戍事固可取至於陳無宇執人於王宮在靈之虐宜若必誅而無赦今乃寛假慰遣之葢十事中有一二事暗合所以過

得十四年故當時雖以凶威虐焰加於天下而不至於亡者由此故也若專恃凶焰暴虐以無道行之只如州吁數月便亡大抵暴不可恃若專以無道必不能久歷考簒弑之大粗能支持後世之君却謂天道難知而不知天道本不難知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謝湜曰比國之逆臣也殺以不討賊之辭棄疾與比同惡相濟者也比既據國害君棄疾復爭位殺比二

人者其逆同其罪均故棄疾殺比不以討賊之辭與之也比虔之弟棄疾比之弟棄疾比皆稱公子以明楚靈之禍起於宗族也

胡安國曰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强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禄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

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盖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伐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程頤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自辭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辠實爲幸也

謝湜曰諸侯自夷儀之會怠棄國政不復出會者二十年由是楚子陵暴中國殺陳行人殺公子招以滅陳殺蔡侯用蔡世子以滅蔡及楚虔之遇難也楚國大亂公子爭國於是晉昭假王命復會諸侯盟于平

丘將以謀楚也平丘之盟雖無討亂之功然亦足以振中國久萎之氣故陳蔡已絶之封賴之以復其國也是盟也王臣亦與盟故書同盟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異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横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

號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内結夏盟外攘冦亂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惟宫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

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

子仲之憂膚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為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東牲不歃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

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皦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邾人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强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

公不與盟

胡安國曰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

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特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甲兵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惴荆蠻簒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

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胡安國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强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

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遷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郠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

謝湜曰平丘之會晉侯以邾莒之愬責魯以昭公不立故不使與盟以季氏專國故執之以歸會諸侯所以協邦國也會而屈人之君執人之臣非主盟之道也晉昭之不足與有為於此見矣取怨者不可以遠患出會諸侯而君見屈臣見執積怨之所至也魯人之不知慮患於此見矣晉責魯不與公盟而書曰公不與盟婉辭而為之諱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程氏學曰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楚滅陳蔡至此而復之聖人舉王法以治盖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而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謝湜曰楚平即位封陳蔡而復之所以結人心也陳蔡先王所封之國也非楚可得而復也故隱太子之

子反于蔡悼太子之子反于陳書爵書歸以明位乃其位國乃其國以正楚人之罪也二嗣前非諸侯至此始立故書名如衛人立晉書名是也

胡安國曰楚虔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世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

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後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楚人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絶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謝湜曰廬歸而國復國復而葬靈於此安焉故書葬

公如晉至河乃復

謝湜曰晉人辭之乃復

吳滅州來

謝湜曰州來附庸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胡安國曰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

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内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勝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胡安國曰卒自外録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
葬自内録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自昭公以來雖薛
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
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郠之罪于方伯而見
執矣爲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
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
葬之不以私故絶吉凶慶吊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
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于

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
荀不遠之其能國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吴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程氏學曰禮曰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然則當祭而卿佐卒不當告也告則不

能祭而禮不成矣夫宗廟之祭盡誠敬而已以閭臣佐之喪而不能成豈禮也哉且籥已入矣至于不得已而去樂卒事皆由告故也故書以示譏也

謝湜曰籥入叔弓卒君祭在廟羽籥既陳以叔弓喪入告也去樂卒事君聞喪祭不得以樂終也宗廟之祭惟誠然後能盡其敬惟敬然後能盡其禮聞卿佐之喪則哀戚貳其心而禮不得成矣武宫不得已而去樂卒事者以叔弓喪入告故也古者祭不告喪祭而

告喪非禮也衛柳莊寢疾公曰社稷之臣也疾革雖當祭必告然則祭而告喪非古也衛人之變禮也祭亨重事也告喪則國之重事廢矣書叔弓卒去樂卒事著其失禮也禮者因人情而為之節也后世子與卿佐異矣然則祭而告喪惟后世子之喪可也

胡安國曰左氏曰禘于武宫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

按曾子問君在祭不能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

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内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卹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縁先祖之心見大臣

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
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
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謝湜曰朝吳蔡大夫公子之比入公子棄疾之亂皆
朝吳為之主亂國之臣雖安其上故朝吳不保其位
出奔

胡安國曰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

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
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
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吴出蔡侯
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吴
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
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吴出奔
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吴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
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

諂之諆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爲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爲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胡安國曰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爲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爲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鷙賊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

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耳而春秋用兵禦

狄之畧咸見矣

吕祖謙曰晉到此時多伐鮮虞何故盖當時晉公室

衰而大夫各自做家計多去伐他以有其地

冬公如晉

謝湜曰雖至河乃復雖不與盟然且如晉以難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程氏學曰春秋之世强陵弱衆暴寡故殺諸侯者有

矣而楚恃其詒偽復誘以殺人之君者二焉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及此是也甚乎天下無王楚之不道也

謝湜曰誘蔡侯般殺之楚靈之狄行也誘戎蠻子殺之楚平之狄行也楚平殺蠻子不名者以詐相誘相殺楚俗之常也外域以詐殺外域不名著其常也以其為行彼此一也然則虔名所以著其惡於前棄疾不名所以著其常於後著其惡以明在所絕著其常

以明在所賤

胡安國曰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中外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呂祖謙曰晉到得昭公以後諸侯各自為政不復禀霸王之命所以齊楚交兵於中國到得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具言諸侯無霸之

害魯莊公以前是時霸者未興自昭公以後霸權已
失當霸者未興以前若魯衛宋鄭更相侵伐無所顧
忌自桓公一霸晉文繼興方有所統百餘年間敗王
法滅小國雖曰侵天子之權摟諸侯以伐諸侯其罪
固多然一時維持中夏使諸侯有所畏懼遵守王度
亦不為無助及霸權既失之後晉文公既卒昭公即
位天下無霸齊之伐徐楚之取蠻肆行無憚甚至於
吳越入中國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當時諸侯大

夫慨然反思有霸之時自此後中外無辨吳楚于越交兵中夏陵夷至於戰國之際終至强弱相吞成周所封千七百國所存僅七八百國皆為强大諸侯所吞并若論敗王法滅小國摟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殆夫先王之政掃地無餘争地以戰殺人盈野争城以戰殺人盈城到此之時反觀霸者維持之功雖一時上僣王法然止霸者一國而已天下諸侯不敢自肆不至如戰國之甚霸者之功不可厚誣故夫子

稱管仲之功而以爲如其仁如其仁分明是如此當時管仲雖有此功非夫子不能知也自後世觀之以爲戎狄自強弱如此後來如劉石弄兵懷愍之時中國天子反爲劉曜驅之青衣行酒使當時有管仲决不至此以此知孔子之稱美管仲是灼知管仲之功如此也

夏公至自晉

胡安國曰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

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强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吴帥師滅陸渾之戎

謝湜曰陸渾戎散居伊雒之川

胡安國曰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吴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吴舉其名氏何哉晉為盟主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

非尊周室別内外之義也與闘土服遠以圖强覇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襃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内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謝湜曰孛非常星故書有星其星赤光悖逆當大辰之次故書孛于大辰

胡安國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

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㢤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因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氣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謝湜曰吳潛兵入楚故二國戰于長岸勝敗不分故

不書敗吳不稱人狄之也

胡安國曰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亡國皆敗栢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强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强弱之由其

為後世戒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謝湜曰天火所及故四國同日災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災子産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産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

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及鄭既災竈曰
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曰天道
逺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禆竈所言
葢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産當國方有令
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
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鄅
謝湜曰鄅妘姓國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謝湜曰許又自夷遷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謝湜曰邾人入鄅故宋伐邾

胡安國曰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

與取何也初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曰余

無歸矣從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

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凡所

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郈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程頤語録或問趙盾弒其君夷臯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曰皆從傳說

謝湜曰許悼公瘧世子止以進藥之誤悼公飲藥而卒春秋原情定罪遂以弒惡加之者以悼公之死由世子止所致故也臣之事君子之事父其心所宜敬

慎也藥則死生所繫一失倫理則君親由此受患矣臣子尤宜致敬致慎也是以臣之養君子之養父雖過失法所不容欲其無所不用其極也然則許止以藥物不慎而春秋以大逆處之者所以責臣子敬慎之至也律於君親雖藥封題誤亦為大不敬蓋得春秋敬慎之微意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

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葢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

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
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
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
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
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
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
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
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識

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弒君之意矣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程頤曰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謝湜曰春秋賊不討不書葬許悼公書葬者許止非弒也以其進藥不慎害及君親而加之弒也然則悼公書弒所以誅止之不孝也悼公書葬以明止無害君親之心也由是觀之蔡世子之於景公也前書弒

後書葬其事葢與許世子類矣

胡安國曰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弒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譏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弒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

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爲赤子而其教已有齋肅敬慎之端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謝湜曰鄸會所治邑自鄸出奔宋者恃鄸共力背國出奔也

胡安國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

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茍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

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録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盖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謝湜曰兄弟人之至親也君之兄爲盜所殺則靈公遇親之不厚察姦之不嚴可知也

胡安國曰左氏以爲齊豹殺之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

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

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謝湜曰宋元公失御臣之道故三卿構亂出奔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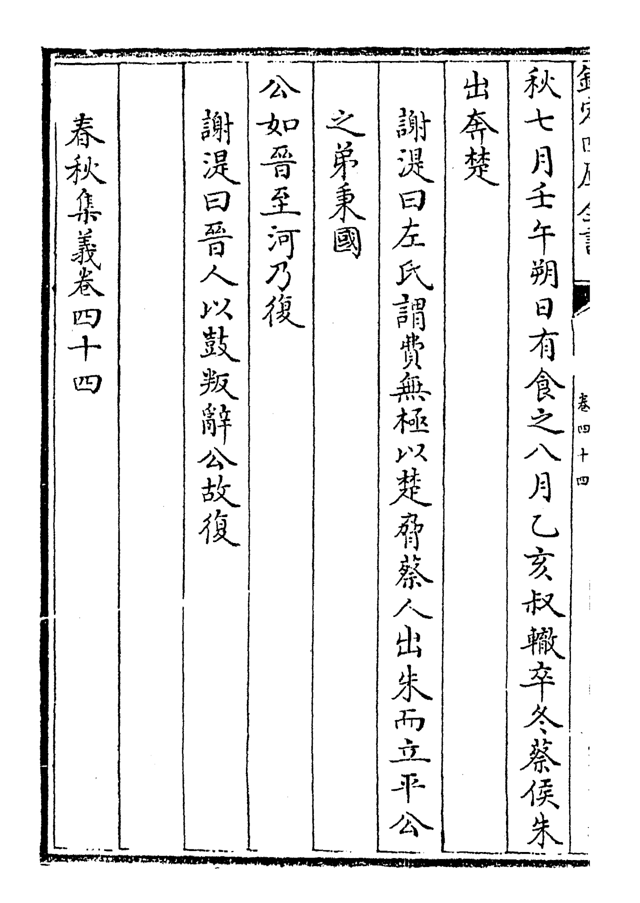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謝湜曰華向之入非獨求復職位而已據南里與君

為敵故書叛國內附從者衆故入宋南里華向權重於宋久矣三卿雖以大罪出奔然華氏蟠據要職者皆在費遂為大司馬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卿士皆華氏之內應也華向之奔也上無討賊之師下有援賊之黨欲使奔者不復為亂難矣此三卿所以闚於腹心之地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

氏請焉弗許遂刼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
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
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
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哉戚與朝歌及蕭皆
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内之里名也傳稱
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
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
之宋以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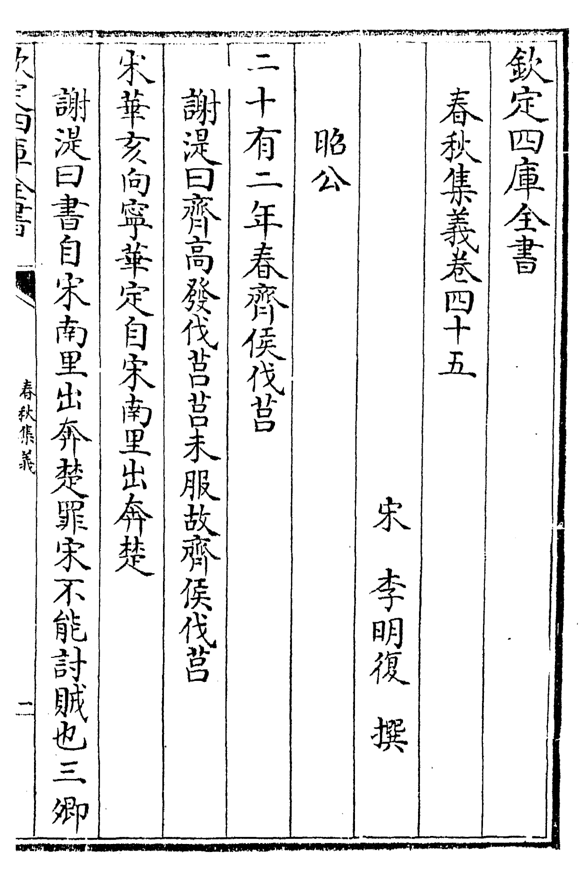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

謝湜曰左氏謂費無極以楚脅蔡人出朱而立平公之弟東國

公如晉至河乃復

謝湜曰晉人以鼓叛辭公故復

春秋集義卷四十四



春秋集義卷四十五

宋 李明復 撰

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謝湜曰齊髙發伐莒莒未服故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謝湜曰書自宋南里出奔楚罪宋不能討賊也三卿

自陳入宋南里今又自宋南里奔楚逆臣暴横甚矣著逆臣暴横責宋之無臣子也

胡安國曰華向諸殺羣公子又刼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借吳楚以為外援入據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罪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内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

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絶而亢不衷奬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謝湜曰比蒲大蒐矣以車徒不足故又大蒐于昌間于紅于比蒲于昌間著其蒐無常地也

胡安國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

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伯臨于洛陽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太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世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謝湜曰鞅叔弓子

王室亂

謝湜曰太子天下之本也建儲立嫡所以正太子之位也太子之位正則嫡庶之分明而爭亂之源塞矣古者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此道素明也王子猛王之嫡子也王子朝王之庶子也猛以嫡當繼而王不正其位朝以庶怙寵而王不制其失以至儲宮不定

而姦臣異心故景王之葬方畢而王室爭立之亂作矣劉單以公義輔正而尊猛尹氏以私心黨庶而尊朝內外出入戰鬬五年而後定春秋書王室亂以明亂自景王為之也

胡安國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毁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

為庭戸四裔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内治逺者先自近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
本亂者其言王室畿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
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
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
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
始生即書於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
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茍行無易樹

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胡安國曰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生死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盆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

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
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
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
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
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
皆恃大臣彊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
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無咎稱
居於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胡安國曰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别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

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謝湜曰王猛稱王以明猛當立為王也稱名以明國亂猛未得立也劉單奉王猛居皇奉王猛入王城書以明猛之進退繫二子也書居于皇以明猛之失其所也書入于王城以明猛之未得國也猛之死書王

子以未踰年之君待之也書名書卒以明君位未定也劉子單子以立正為心可謂忠於王室矣然下不能合師旅以除逆惡上不能伸社稷大義以正王位乃以王子乘間入于王城然終於不得其志而卒故王城書入責二子無定難之材也瀍水東西城皆曰成周王所居城則為王城

朱熹曰既書王猛又書王子猛皆不可曉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謝湜曰邾人以魯難告而晉人執我行人非行人之罪也故晉執婼書行人

晉人圍郊

謝湜曰杜氏謂郊子朝所得邑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

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謝湜曰東國蓋朝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謝湜曰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故國人難

之出奔

胡安國曰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殺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

名氏不登於史冊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程氏學曰不言吳殺而云滅者為其自取之也為諸侯不能以義自守廼役屬於楚為吳所取而死之是取滅之道也君死而云滅者小國悉師以行一敗而俱亡故云爾

謝湜曰六國興師皆楚令也頓胡沈為主蔡陳許從

之故頓胡沈居先六國皆以國稱者以其役屬於楚
外之也胡子沈子以自滅為文者罪其自取也小國
不知執義自守苟順强令而為兵首使强吴敗而殺
之取滅之道也敗而殺之而謂之滅者胡子沈子悉
衆以出上書名自取亡滅之道也敗不書戰者戰陳
未成列而敗之六國之出也吴敗其師隕其君獲其
臣以歸因此國滅其為患大矣春秋書敗滅書獲所
以為小國戒也

胡安國曰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

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髠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范祖禹曰尹氏立王子朝季氏逐昭公世官之患也

謝湜曰王子猛卒母弟王子匄立敬王是也敬王即位踰年尹氏作亂未已故敬王播越在外尹氏擅立子朝書天王居狄泉以著天王所在也書尹氏立王子朝以著尹氏大逆也子朝非正也其立非周人所欲也尹氏立之而已子朝書立以明立非其立也尹氏以明世卿為王室患也

胡安國曰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

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正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狗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謝湜曰公如晉數矣惟此書有疾則餘皆以晉辭之而復也

胡安國曰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

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强自强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内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智術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强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叔孫婼至自晉

胡安國曰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婼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婼至自晉特以姓氏書

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曰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

謝湜曰巢本微國後屬楚故書滅

胡安國曰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淩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隣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

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内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謝湜曰左氏謂謀王室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奂南宫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黄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

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黄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溢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鸜鵒來巢

謝湜曰來巢來國中為巢也鸜鵒野鳥其居避人鸜

鴝來巢國中異之大也方是時魯國綱紀廢壞公室政治荒蕪久矣然則鸜鴝自野來巢亦其有以召之也昔無今有故以有為文

胡安國曰傳曰鸜鴝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鴝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謝湜曰祭祀尚敬烝而又烝雩而又雩皆黷祭也一月而兩雩故於雩書又著其非禮也

胡安國曰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

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祀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胡安國曰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

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已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隠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邴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見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禄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

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群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謝湜曰季氏專國久矣欲除其患不可以不漸也昭公智不足以圖之也權不足以御之也乃以小人之慮倉卒攻而去之欲其不陷危亡難矣故公之逐季氏也反為季氏所逐而失位出奔書孫于齊著昭公謀術之踈也昭公以微弱失位鄰國所當救也意如以背逆出君鄰國所當討也救而討之鄰國之義也景公黨逆棄順黨臣棄君反使意如安處于內而昭公野

次于外其相恤也以惻怛之言慰之而已亦何補於吾君哉書次於陽州書唁於野井責景公滅鄰國之義也陽州齊邑井齊地也

胡安國曰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於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詞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

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詞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謝湜曰曲棘宋地

胡安國曰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比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

地以别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謝湜曰鄆魯邑齊侯取鄆以爲公所而居之也齊侯以鄆居公而謂之取者以魯地皆非公有故也孫書公以明昭公未絶于魯也明其未絶于魯所以罪意如之逆也鄆書取以明昭公已絶于魯也明其已絶于魯所以罪公之失國也

胡安國曰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

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絶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絶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

鄆

程氏學曰公至自齊居于鄆昭公出奔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聖人書此者示昭公于魯未為絶也所以罪季氏以臣逐君也至於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絶於魯矣鄆魯邑公不能有而齊侯取以居公所以罪昭公不能保社稷而見逐於其臣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君不君臣不臣此魯之所以亂也君君臣臣而天下治況魯國哉

謝湜曰齊侯取鄆居公故公居于鄆唁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公雖失國在外魯國君臣之義未之絶也書至書居所以存君也敬王居狄泉尹氏之罪也王在狄泉書居存天王也昭公居鄆季氏之罪也公在鄆書居存國君也明君臣春秋之義也君臣上下之分明而天下之大本正矣

胡安國曰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

奔而稱居於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於鄭敬王未入而稱居於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濵莫非王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専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廵守而大夫専邑是謂叛君曰居於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謝湜曰成魯邑境内皆非公有故公欲取成則圍之

一邑而至於圍之則昭公不得人心由此見矣

胡安國曰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

公怵於邪説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謝湜曰盟于鄟陵謀納公也唁于野井盟于鄟陵而卒無討叛之師齊侯之罪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謝湜曰居楚平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謝湜曰大臣不能誅子朝清王室以逆天王使天王犯難以入書入于成周罪王臣討賊之緩也周國統曰成周書成周以明天王復國也方敬王之返也子朝猶據國在内故復國以入言之左氏謂召伯盈先逐子朝而後王入成周誤矣襄王書出敬王書入皆春秋變文以示義者也

胡安國曰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

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於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謝湜曰子朝之亂皆權臣為之也子朝之立也尹氏主之子朝之奔也尹氏召伯毛伯左右之故前書尹氏立子朝後書尹氏召伯毛伯以子朝奔楚所以著權臣之亂也尹氏首為禍惡而召伯毛伯相繼從之

故奔楚然後書二伯

胡安國曰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期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將期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群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嚮而群小不從故伯

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謝湜曰吳公子光肆逆而歸罪於吳者乃春秋變例於終以起義者也公子光出害君親其罪所宜速討

也立君之朝食君之祿者無一人出力以報其君使
寇讎安處君位而卿大夫皆北面臣之背上負德衆
矣然則吳君遇難乃舉朝之臣害之也故弑書吳以
罪其國
胡安國曰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
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先諸樊
之子也僚夷昧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
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

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閒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吕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閽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吕祖謙曰吳公子光弑其君僚考左氏所載本末公

子光固不能無罪然吳王亦不知根本之虛因楚喪而伐楚賢者國之望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伐潛用兵於外而季子又使之聘於上國遂至于晉以觀諸侯之强弱一時親近之臣皆安頓在外故公子光得窺伺間隙得行其謀而作亂吳王不知根本之虛處大抵為國之根本莫大於親賢兩字有親則可以藩屏王室有賢則鎮重朝廷雖有姦賊不敢覬今則吳王親如掩餘燭庸則使之帥師圍潛賢如季子則使

之出聘於外此公子光所以成簒弑之禍使數子皆在王之左右安得至此公子光包藏禍心固已久矣此方得逞其志大抵簒弑之臣乘間投隙因不足論所可罪者吳子也向使不知公子光之姦愈信為腹心如此則是不覺不悟不足深罪觀公子光伏甲享王之時吳王亦自知其謀觀其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之親當時設備如此其嚴然終不免於禍是明知其謀而明陷於禍吳王既明知其有簒

弑之心須當兢兢業業遵養時晦於此上做工夫既不曾於此上做工夫而親信之臣如掩餘燭庸季子之徒不當使之在外數子既在外故公子光得以弑之安得不致簒弑之禍以此觀之則罪不專在公子光實吳王之罪

楚殺其大夫郤宛

謝湜曰左氏謂費無極譖而害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謝湜曰左謂謀納公

胡安國曰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宫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之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

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捨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謝湜曰邾大夫凡三叛出奔皆以魯為主以其受鄰國逋逃而安之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謝湜曰次于陽州不得入於齊也次于乾侯不得入

於晉也近則見輕于齊遠則見輕于晉其憂危至矣

晉主盟之國也魯君以難告若在水火之中也頃公

坐視魯君水火之難棄而不恤非所以正邦國也書

次于乾侯罪頃公失主盟之道也乾侯晉邑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

原書版心書名及卷次皆訛誤

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謝湜曰晉侯未見公故以乾侯至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程氏學曰昭公至自齊居于鄆三至自會居于鄆一至自乾侯居于鄆一書至書居所以存君也公播越于外不獲其所而魯國君臣之義其可絕乎春秋之道明君臣者也君臣之道明而天下安且治矣書曰

公在乾侯亦與此同意

謝湜曰恤之而不能救之不可謂之德唁于野井使

高張來唁罪其無救難之實也

胡安國曰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

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

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

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

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

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魯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

謝湜曰晉辭之矣又如晉次于乾侯窘迫之至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謝湜曰適齊齊弗禮適晉晉弗受以覊旅之迹託于晉之乾侯君權掃地盡矣鄆人憂季氏之為患也於是上下莫相保守而一邑之衆潰焉以千乘之君而卒無尺土之託一民之輔者權臣為之難也

胡安國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

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於罟擭陷阱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程氏學曰公在乾侯存君也君失其所在於乾侯而不得歸故因其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

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

謝湜曰鄆潰公不得反而客于乾侯正月書公所在存君父也存君父所以責臣子也

胡安國曰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内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於本紀欲著其罪而君

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程氏學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黄狄滅溫溫子奔衛國滅君奔皆不名者春秋之世强淩弱衆暴寡而滅人之國其君力有不勝而奔者於

其國義未絶也何則彼實無罪而為横逆所加固可以上訴諸天子下告諸侯然則其理可伸而其邦可復矣焉可遽絶之哉唯昭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獨名傳以既服矣而後奔楚以經義例考之為信彼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乎故名之以著其絶也奔不書出國滅無出故耳

謝湜曰春秋國滅君奔皆不名獨徐子章羽名者為其已臣於吳而後奔也奔而不名者取其有興復之

志也屈辱為臣則興復之志亡矣故徐子之奔也書名以著其絶

胡安國曰春秋國滅而君出奔者皆存其爵而不名為無可滅之罪特為横逆所加耳獨徐子章羽奔而書名者章羽斷其髪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已無興復之志矣以此見春秋大義雖在於抑强扶弱又責弱者之必自强於為善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范祖禹曰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謝湜曰意如魯之大逆也大國不能為之力討又使大夫會焉何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哉然則意如身負大罪乃敢偃焉自肆而無所忌憚者以晉大夫為之援也

胡安國曰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

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

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為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謝湜曰賊臣不討而荀躒會之危君不救而荀躒唁之何以撥魯國之亂而反之正哉齊晉皆大國也力足以誅逆而不為之誅勢足以解危而不為之解此

春秋所以責二國之喑也

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

謝湜曰黑肱邾大夫不書邾杜氏謂闕文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謝湜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闞著其微弱也闞魯微邑

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謝湜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城成周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城成周善之也

胡安國曰天子有道守在四裔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

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吕祖謙曰自王子朝之亂諸侯戍周到此敬王謀於晉晉為之城成周當時人心未定所恃者城郭而已今范獻子魏獻子謀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他是晉秉政大臣自相謀如此以事迹上看晉人合諸大夫以城成周定其高低厚薄以令諸侯自共王事以春秋之末晉之衰諸侯能如此已是間見之時看晉執政不要去迹上看須

看其執政之相謀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做此城成周一段事自此天子之事都不要管天下事這般一段大段要看自周之衰五霸扶持王室固是無誠心欲借王室以求寵於諸侯何故到春秋之末雖五霸亦無尚有王澤未盡略知有王室在到得王澤欲盡僅有毫髮之存王不能因振奮再張王室此一段事以略言之做一番不管所以謀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晉一國之心如此若以天下大勢論見得周所

以不復振處何故當時人心九分在私止有一分在王室以一分做十分事為周城了事王室之心便亡盖縁此一番用盡豈特范獻子魏獻子之過為周王者所當增修國政保護愛養生起諸侯尊王之心反不審天下之大勢令城其城諸侯尊王室之心皆亡此周所以衰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謝湜曰薨于乾侯著其客死于外也魯國政在季氏

四世矣民知季氏不知有君昭公大事未知所處而遽以干戈討不可制之權臣故意如方登臺請罪而公徒釋甲皆無戰心及其出也齊弗見禮晉弗見受鄆陵之盟扈之會二國姦臣反為季氏援助而内無討亂之臣昭公屢年次于野卒乎無一人之援而死于乾侯此可不為之悲乎哉故史墨曰為君慎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胡安國曰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

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卒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得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

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絶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毎歳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

胡宏曰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魯昭公當三桓强盛禄去公室之時以人則皆季氏之人以政則皆季氏之政君位雖存而威權去已不足以有為欲恩澤下流難矣屯其膏屯膏凝

結而不流者也然則宜奈何自小而以漸正之使恩澤浸潤加於百姓仁心仁聞著於天下則有吉如唐武宗憲宗是魯昭不知出此舉兵攻之欲奪數世之權於一旦恩澤未孚民莫之與以致失國出奔客死他所凶矣

呂祖謙曰魯昭公當時不能堪季氏之强暴陵弱公室不勝一朝之忿舉兵伐季氏至於失其國身死於外自當時觀之不過言魯失民數世一旦輕舉妄動

固不可若如此說昭公便須委首聽命於强族可也
輕舉妄動以喪社稷固昭公之可罪然當時使俛首
聽於强族亦豈是承周公伯禽付託之意但季氏雖
强然考當時事勢亦自有可乘之隙昭公智不足以
知此費季氏腹心之地季氏不能自固根本南蒯以
費叛腹心內潰季氏討之三四年不服間隙孰過於
此昭公若乘此機會正一國之紀綱收公室之權當
時又有子家駒精忠遠識與之圖國舉兵以伐之季

氏必敗大抵投機之會固有間不容髮者今也季氏討費數年之久亦一大機會也而昭公不能知當可為之時不為及季氏既服費復强之後反驅市人以戰宜於失國待他威勢再强方且委靡不以為意始謀討季氏亦已晚矣此其所以反為季氏所陵而身死於外也

春秋集義卷四十五